

宋某;傅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管理（专利）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由 专利行政管理（专利） [点击了解更多](#)

案号 (2025) 最高法知行终1056号

发布日期 2026-03-19

浏览次数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5) 最高法知行终10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权人）：宋某，男，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为杰，北京守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公萧蓓，北京守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该局审查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柳西，该局审查员。

一审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人）：傅某，男，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花，山东炳诚聚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师。

上诉人宋某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一审第三人傅某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涉及专利权人为宋某、名称为“圆形打包盒（二）”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针对傅某就本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85973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宋某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5年9月18日作出（2025）京73行初11106号行政判决，驳回宋某的诉讼请求；宋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11月27日询问当事人，并于202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某（仅参加询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为杰，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晓、陈柳西，一审第三人傅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基本事实如下：本专利系名称为“圆形打包盒（二）”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为202030498632.1，原专利权人为傅某，后变更为宋某，专利申请日为2020年8月27日，授

权公告日为2021年1月5日。

本专利简要说明记载以下内容：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圆形打包盒（二）。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用于盛装食物。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4.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组合状态图。5.无设计要点，省略其他视图。

2024年12月5日，傅某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主要理由是：本专利不符合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傅某提交了11份专利文献作为证据，其中证据1是专利号为201930726035.7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文本电子件。

经形式审查合格，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4年12月13日受理了该无效宣告请求，并将傅某的无效宣告请求文件转送宋某，通知其在指定期限内进行答复。

宋某逾期未答复。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月22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合议组告知通知书，并告知双方若对合议组成员有回避请求应在指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

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均未提出回避请求。

2025年2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为：本专利与对比设计证据1相比，二者的主要相同点在于：均包含盖体和盒体两部分，盒体为倒圆台形，顶部外周有一圈凸沿，底面中间有一圆形区域向上凸进，侧壁为多行交错排列的三角形棱面，上下两行共用一条边的三角形构成菱形，盖体为圆形，外周有一圈凸沿，内部有比外沿直径略小的较矮类圆台形凸起，该凸起外周面由紧密排列的三角形面组成，顶面设有与外轮廓形状一致的浅内凹面，内凹面中间有一圆形凸面。二者的主要区别点在于：①本专利盒体表面有四行三角形，较小较密，对比设计盒体表面有两行三角形，较大较疏，且对比设计盒体凸沿下方有一圈凸起结构，本专利没有。②本专利盖体类圆台形凸起外周面的三角形对比设计多一道纵向转折棱线，随之顶面的外轮廓以及内凹面的轮廓也有差异。③对比设计盖体顶面中央圆形凸面的外周有一圈环形凹槽，本专利没有。被诉决定认为：本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整体形状基本相同，盒体、盖体的形状以及表面的三角形棱面设计均基本相同，已经形成了基本相同的整体视觉效果。对于区别点①，三角形疏密的改变属于常用的设计手法，凸起结构这一设计特征的减少亦属于常用；对于区别点②，二者差异较为细微，不足以改变二者类圆台形凸起外周面均为由三角形棱面构成的多转折面这一视觉效果；对于区别点③，盖体中央圆形凸面的外周是否有凹槽设计在视觉上差异不大，该区别点属于局部细微变化，尚不足以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综上，本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据此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宋某不服被诉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事实和理由为：（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长沙某星专利代理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某星代理所）送达相关文件，违反法定程序。（二）被诉决定仅认定证据1部分事实。（三）本专利与对比设计区别明显，具有独特的整体视觉效果，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辩称：某星代理所具有委托代理权限并在代理期限内，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审查程序中已将相关文件送达某星代理所，其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答复

意见和提出回避请求。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审查结论正确。请求驳回宋某的诉讼请求。

傅某一审述称：同意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答辩意见。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8份证据，其中证据7为专利代理委托书，证据8为手续合格通知书。宋某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可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经查，2023年9月18日，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代理师周某接受宋某委托，代为办理本专利的申请以及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事务。

因本专利的专利权人提出著录项目变更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3年10月1日发出《手续合格通知书》告知准予变更，变更内容为：第一权利人由“傅某”变更为“宋某”，代理机构由“无”变更为“长沙某星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第一代理师姓名：周某”。

2024年12月13日和2025年1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合议组成员告知书等材料发送给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代理师周某，查询截图显示对方已下载。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了上述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诉决定的作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专利曾存在专利权人进行变更的情况，即由原专利权人傅某变更为宋某，在申请著录项目变更时，宋某明确委托某星代理所代为办理相关变更申请以及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事务，同时著录项目的内容也包括由“无代理机构”变更为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代理师周某。可见，至傅某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在无证据证明宋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提出撤销对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事务代理委托权的情况下，某星代理所仍具备接收相关通知书、请求书等专利文件的委托权限。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送达程序合理合法。同时，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合议组成员存在法定回避事由而未回避的情形，宋某以傅某申请时间较晚等理由主张被诉行为滥用职权缺乏法律依据，故宋某有关被诉决定的作出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经核实，被诉决定有关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认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专利和对比设计在整体结构形状上高度趋同，局部具体构件的相对位置、比例关系、形状造型亦高度相似，箱体、盖体的形状以及表面的三角形棱面设计均基本相同，二者已经形成了高度趋同的整体外观视觉效果。就不同点而言，不同点①的三角形疏密差异、凸起结构的有无属于常见的设计元素比例调整或简化的手法，不同点②属于局部细微差异，未能改变二者类圆台形凸起外周面均为由三角形棱面构成的多转折面的主体视觉印象，不同点③所占视觉比重较低，属于更细小的部件或连接处的形状细节差异，在以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为判断原则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不同点相对于相同点并未对本专利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故本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此外，宋某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的结论对法院审理相关专利权效力并无拘束力，且该报告中引用的对比文件不包括证据1，宋某提交的行政裁决书等证据亦与本案无关，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影响本案的认定结论。

一审法院依照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宋某负担（已交纳）。 ”

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撤销被诉决定或确认被诉决定无效。事实和理由：（一）被诉决定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第一，周某无权代理宋某办理本专利无效宣告审查程序有关事务，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宣告审查程序中将相关材料送达给周某而非宋某，程序违法。第二，傅某就本专利提起的无效宣告申请晚于宋某对傅某另一外观设计专利提起的无效宣告申请，被诉决定作出时间却更早。（二）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第一，本案应适用2025年2月27日作出决定时的法律规定。第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限内仅提供证据1至证据6，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7、8不应被采信。

（三）证据1是形状与色彩的结合，被诉决定仅作部分事实认定；《专利权评价报告》应作为定案证据。本专利与对比设计区别明显，具有独特的整体视觉效果，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坚持被诉决定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傅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宋某提交如下证据：1.本专利产品实物照片，拟证明本专利与对比设计区别明显，具有独特的整体视觉效果。2.《专利审查指南》2023版，第425、426页，拟证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出具的宋某交纳本专利年费的票据，拟证明本专利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傅某的质证意见均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2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1、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并非证据，而是被诉决定应适用的依据之一，本院将《专利审查指南》作为审理本案的参考。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如下证据：1.本专利的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2.本专利的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3.专利代理委托书。上述证据拟证明案涉专利代理委托书是宋某签名提交。

宋某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证据1、2能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知晓本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宋某而未向其本人送达无效宣告材料，程序违法；证据3的落款日期在傅某提起本案无效宣告请求之前，不能证明宋某委托某星代理所代理本专利的无效宣告审查事项。

傅某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一并审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本专利申请日在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09年10月1日）之后、2020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21年6月1日）之前，本案应适用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宋某关于本案应适用2025年2月27日作出决定时的法律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一）被诉决定作出程序是否适当；（二）本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

（一）被诉决定作出程序是否适当

关于送达程序。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可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的联系人。”《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中规定了专利权人就其专利委托了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程代理的，所述无效宣告请求书和有关文件副本转送该全程代理的机构。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本专利的专利权人由傅某变更为宋某，在申请著录项目变更时，宋某委托某星代理所代为办理相关变更本专利申请以及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事务，同时著录项目的登记内容也由“无代理机构”变更为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代理师周某，其相关代理权限为本专利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事务，理应包含接收本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相关材料的权限。因此，在无证据证明宋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提出撤销或变更对某星代理所的专利事务代理委托权的情况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将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合议组成员告知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向该专利代理机构或专利代理师进行送达，程序并无不当。国家知识产权局向该专利代理机构送达即视为向宋某送达，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至于受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或专利代理师是否实际查看相关材料并通知宋某，不影响送达的效力。宋某的相关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宋某关于被诉决定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本专利与对比设计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当综合判断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外观设计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一项现有设计相比，二者的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明显区别’。”审查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一般消费者为判断主体，对本专利与对比设计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确定两者是否具有明显区别。

经审查，本专利与对比设计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两者的整体形状和结构比例基本一致，局部具体构件的相对位置、比例关系、形状造型亦高度相似，箱体、盖体的形状以及表面的三角形棱面设计均基本相同，已经形成基本相同的整体视觉效果。关于被诉决定认定的本专利与对比设计的不同点，本专利箱体表面三角形疏密的改变、凸起结构的有无属于常用的设计手法；本专利盖体类圆台形凸起外周面的三角形、随之顶面的外轮廓以及内凹面的轮廓设计，属于局部细微变化，未能改变二者类圆台形凸起外周面均为由三角形棱面构成的多转折面的主体视觉印象；盖体顶面中央圆形凸面的外周是否有环形凹槽设计，在视觉上差异不大，属于局部细微变化。因本专利的授权文本未请求保护色彩，宋某上诉主张证据1系金色盒盖、墨绿色箱体，本专利无特定颜色应被认定为具有显著区别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可作为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并非行政决定，不能作为判断专利权是否符合授权标准和有效性的依据。宋某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并非被诉决定作出的依据，其评价结论也不影响被诉决定关于本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判断。综上，本专利相对对比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诉决定以及一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宋某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宋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新锋

审 判 员 崔晓林

审 判 员 禹海波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董 丽

法官助理 何 佳

书 记 员 沈靖博

书 记 员 马 弢